



人

集

看

人

集

蘆
焚
著

■開明文學新刊■



看人集

民國二十八年十月月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再版
每册定價國幣一元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著作者

蘆 焚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題記

這一天我剛看完校樣。

「我要走了，」我說。

「你要往哪里去？」

坐在我旁邊的P君不明白我這要走的意思。其實我也不過是隨便說說，我自己似

乎從來就沒有想過我究竟要去什麼地方。

「我想到我們鄉下。」

「你是想回家嗎？」

「有時候我偶然想去看。」

那邊的滿是塵土的大道，茵綠的無際平野，平原上的瓜棚，嚇烏鴉的草人……我於



是乎彷彿聞到一種香氣，這時候棗開始有紅的了，沙菓——我是說屬於薔薇科的各種水菓——一種接着一種的香起來了，李是早已爛熟，紅蓳也長到了鋤柄樣蟲，村與村莊之間到處都有瓜田。

「你在做夢嗎？」

P君敲着桌子，似乎有意來阻止我。我想起我們的死了將近二十年的祖母，這時候我們每人都有一隻小小的饅筐，我們祖母用秫黍梗剛替我們編起來的，每天早上我們有這樣多食物，我們端了裝着蒸熟的紅蓳、毛荳、鮮棗的新饅筐，然後往大路旁邊一蹲。

我想的有些古怪；我時常這樣跟自己說：「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接着我又不得不仍舊埋下頭去作事。在那邊，在偶然引起我們回憶的平原上，我們的許多親舊，其中有一部分已經不在世上，有一部分將來自然是也要死的，我們僅僅可以猜想，他們現在是在日本人的蹂躪下面掙扎，他們的近況——我們無從知道，我已經將近兩年沒有得到家里人的信息，報紙上也看不見關於他們的任何記載。

現在且讓我們到公園里去吧，我們不妨假想⊖夕陽在樹林後面落下去了，我們像曾經在那里避過暑的五個人一樣，我們坐在他們坐過的五棵柳樹下面。

P君翻着我的校樣，我不知道她怎樣並且爲什麼帶來了校樣。

「你這『看人』是不是『看人眉眼？』」

我回答她：「我這『看人』不是『看人眉眼；』」

「那麼你這『看人』看的是什麼呢？」

說起來話長，人生在世，豈能不看他人眉眼；不過我的意思並不在這里，現在一想又是好幾年前了。那時候我剛從北方到上海，空閒起來喜歡到書店里去走一走，同時空閒起來和我一樣喜歡到書店里去走一走的人自然也並不少，真正買書的卻並不多。

天下有許多怪人，他們有的竟以跑跑書店爲滿足。我每次走進書店只看見顧客們進進出出，這些人也許有幾位我見過已不止一面，我們過後就忘記了。他們大半是站着

看一看，接着再翻一翻，接着便一句話都不說的走開，只有書——不管是站着的或臥着的——卻似乎總是它們幾本。

「啊，現在我明白了。」

現在你明白了，書原是寫給人看的，而今看人，對於作家們不能不算是一種諷刺。後來有人說我的書也只在書店的檯上或架上出神，這話遠在我決定將來印一本叫作「看人」的書以後，我聽了覺得十分放心，因為我既可以少在別人眼里現醜，而且也不以為有什麼不該。

你也許又會說：

「你想想的多麼古怪呀！」

在目前太不古怪的人們心目中我是有一點古怪。他們外恭內驕，自命為謙虛，於是又覺得一切都外恭內驕，在那里謙虛。我還記得大概是民國八年左右，我們鄉下閉塞，我的可愛的鄉鄰們見了剃光頭的就加以嘲笑。

天靈靈，地靈靈，

小禿頭上有神明：

先殺袁世凱，

後殺黎元洪，

帽，
ma 帽，
踹！

這大概還是張勳復辟時候的民謠，是脫去的意思，說着就將剃光頭的帽子搶去，其時袁世凱早已過完了皇帝癮，並且死了好幾年了。現在我的鄉人自然已經不崇拜辮子，復古家自然總還是有的，他們作不成什麼事情，卻自以為是中流砥柱，暗中驕傲的很。

我的甘心把自己的書送去看人，並不是因為看見書店里寂寞，有意特地去陪伴作

家們。不過我也有一種想法，雖然同是作爲使書店老板皺眉的存貨，我覺得與其在攤頭上躺臥，看着被太陽曬黃，被客人翻捲，被蒼蠅拉一臉屎，還是高高的立在架上好些。這樣看起來不但「清高」，並且可以遠遠的目迎晨昏，在壁鐘的滴答聲中望一望店伙的倦容，馬路上的行人和夕陽，瀏覽起風景來要方便多了。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夜記。

蘆 焚

目錄

舊事	一
鐵匠	一〇
秋	二六
生命的燈	四一
方其樂	五〇
故事集	六三
同窗	六八
鷓鴣	八四
殘燭	九四

舊事

我們大概都在一個小城里住過，我不知道你有怎樣觀感，它給我的印象卻是痛苦。首先我想說一說城隍爺爺的生日。這時候是廢曆五月，誰也不知道是從幾時起廟里面就定例做戲，是從早晨演到黃昏，然後再倒轉去，從黃昏演到天亮，繼續不斷的直到唱完了九十六小時為止。

「不斷的九十六小時！」

你也許會以為奇怪；然而更奇怪的卻還是紳士們，一到太陽下山就聽見打雜的「清廟了，清廟了」這樣喊，或是「趕人哩，趕人哩，」一直然發出逐客命令，這以後自然是單賸下女人、兒童、戲子、道士同「乾淨的」他們了。

這事情——無論是「趕人」或「清廟」對於我們是都沒有關係的，我們對於戲

還感不到什麼興趣。我說感不到興趣，其實倒是因爲人小身矮，提了腳根也僅止能望見別人的項背，況且這樣伸了下巴，不久便再也站不下去了。不過我們仍舊有辦法來消磨時間，譬如看老太太們誦經了，研究研究「豐都城」了，瞧一瞧判官或金剛了；還有一個被蟠結在樑上的龍撮着的女人，就在「豐都城」門外，我們叫做「龍抓的小媳婦」的，是倒垂了頭，懸空的吊着，雪白的脊背上還殷然滴血。所謂陰司，在那時候的我們看來真是陰森森的衙門。

而最吸引人的要算寶殿兩壁掛着的圖畫。

你且擡頭一看，到處都在工作，頂面熟的自然是手執鋼叉耳際豎起兩撮紅毛的猙獰鬼使。第一種作風，大概可謂之南北統一，是畫着又起了活活的鬼正要送入沸騰的油鍋，另外取着同樣姿勢的，則是又進滌河里餒餓。

「這不是可怕嗎，先生？」

「這還不夠可怕，諸君。」

我已經很難告訴你我當時的感想，當我看了比這更可怕的，當我看了鋸解、磨碓、破腹、挖心，我唯一能記得的是我想逃走，但是我仍舊許久許久的茫然站着，心里一無所欲，後來偶然想起，就覺得充滿了血腥似的不舒服起來了。

畫神和鬼，現在我們知道他們的模特兒多半是根據人。不過中國的刑法，就我所知，古時候規定下來的頂厲害的似乎還只是大辟，後來進化了，也就是說文明了，我們的先賢發明了凌遲，像鋸解這種辦法，在歷史上卻很難找到先例。那麼是怎樣處置的呢？說起來也的確周到的嚇人。大概是以爲人即使變成鬼，仍舊不過是軟軟的，有關節，用鋸這東西就不好辦，所以用柱子把兩邊夾住，使他（？）不能動，鋸也只在頂門上抽拉，總不下來。磨碓的方法更妙，是用我們早就熟識的驢子拖了磨石，其餘的都已磨成漿，只看見露在磨孔上面的穿着紅鞋的兩隻小腳。雖然只賸下兩隻腳，一看也還明白被碓的是女人。有一層我卻永不明白，就是既然已經到了這樣地步，爲什麼還要給她穿上紅鞋。大概是女人而遭磨碓，以爲很浪漫了！然而用意最勇敢的還是那破腹的一幅，也是女人，而且連

從肚子里剖出來的胎兒的頭髮都精細的畫出。那女人，自然是因姦殺夫鳩婆的了，所以縱然是還沒有見過天光的嬰兒也都不被輕易放過。

支持這畫派的自然是有着特權的「清白」善人，所以在那些犯罪的臉上，還一絲不苟的描出喫苦頭的表情，並且在血泊旁邊——或者磨臺下面——又都特別畫上一隻小狗，伸了頭在舐血污。由此看來，陰司雖然可怕，倒也還有一絲活氣，並不像我的鄉親們罵人時所說的「死了連狗都不喫」的那樣寂寞，此外還恰恰證明了保衛「正義」和「道德」的如所謂善人者，他們心地的殘酷，其實要遠勝過被他們呪入阿鼻地獄的惡漢。

在這里我又想起「秋決」，不過到我有資格看見的時候已經改行「不定決」了，而且我們那里的人們，還想出一個可愛的名詞，叫作「出人」。

「出人」在我們那城里，真是舉世滔滔，稱得上了不起的盛事。當消息一傳出來，就看見有人在衙門前面徘徊，資格老的已經事先到法場恭候。

於是這就提出來了。他們的名字大概是叫作史大發或周鐵棍或王二虎。首先是驗明正身，在西洋，這時候所要做的是問有沒有遺囑，中國就不需要這一套，是要點名，堂上高聲喝道：史大發！沒有回答；接着是問：冤不冤枉？仍舊沒有回答；再接着是朱筆一點。一點之後，那筆按老規矩是要馬上投到地下去的，劾問的官吏也就轉身退去。所以投掉，據說是因為筆尖上染上了凶氣，反身退去是迴避死囚的辱罵。

驗明了正身，上了五花大綁，這就被帶下去了。有時並不順利，譬如仍舊是史大發吧，他大概是忽然想起了什麼，冤枉冤枉的喊着不肯下去。自然再也由不得他，押管的衙役們偶然也安慰道：

「冤枉何必在這時候說呢？漢子些罷，朋友，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這時候大堂下面已經擺好了酒，每人一碗，此外還有一碗，是肉。這酒和肉有一個共同的名稱，很文雅的，似乎是叫作「辭別。」

「辭別」以後，便擁上早就準備好的在甬路下面停着的馬車，衙役們也都爬了上

去。車夫把鞭一搖，喊道：「喔！」支官差的老騾沒精打彩的搖了搖大耳，於是慢慢的動起來，向刑場出發了。

我們的那城雖然不大，卻有五個城門，因此居民非常驕傲。這所要出的就是出了鼓樓，轉過照壁，然後經過遙遙的長街，排在第五位的小西門。刑場是在關盡頭的土地廟後面。這條路即使我們平常走起來也還很費力，這時候史大發們要去結束他們的一生恐怕是更加覺得長了。

到刑場去的行列還有一個節目。地保是走在最前面敲着破鑼開路；其次馬隊；其次是刑車；再其次是監斬的老爺及其護衛。在這路上，假如史大發，周鐵根和王二虎沒有暈厥過去，他們照例有一場大罵，偶然也來一段黑頭。接着而來的就是一片喝彩的「好」聲。有時候他們還要喫一點東西。譬如走過店鋪門前，看見了只要一開口，差役就跳下馬車討了來，連眼都不要付，據說這是一種特權。至於確切的原因，大概是既沒願意替已經霉氣到如此的罪犯付錢，而他們自己又的確是分文都拿不出。只是除了走在馬車左近

兩旁街岸上的，這喫東西的事就不容易看見，因為湊的近了就有衙役將眼一橫，罵道：「噎？想一路去耶！」再不識相就要喫耳光了。

這一天我永遠弄不明白，但是人們確是這樣歡喜，大家笑罵，呼喚，唢哨，一面談着犯人的歷史，彷彿是爲史大發，周鐵棍或王二虎他們慶祝，人多到莫名其妙。而坐着馬車回「老家」去的史大發先生們自己，無論怎樣議論這時候自然是都不相干，在滾滾的紅塵下面，只聽見噎噎的鑼聲同卡察卡察走去的車聲。

爲了去看「出人」，小的時候我曾和我同去的學伴各被先生打了二十戒尺。這一次很特別，是在離城十六七里路遠的鄉下，所以要這樣麻煩，據說是因爲事主的要求，這樣一辦，那時還以爲光榮。

「去看看吧？」

「看什麼呢？」

「十六七里路，應該去看看的。」

至於爲什麼十六七里路就應該去看看，我也不明白，傍午的時候，我們就出發了。正是夏末，天氣熱的很。沿途我們趕過不少賣西瓜的，賣桃李的，去刑場上趕生意的小販，不久就趕上了囚車。

這時高粱同穀已經吐穗，綠豆和芋一望無際的裝飾了曠野。在死樣的靜寂中，蟬不住的「沙——沙——」叫着，假如這所「出」的是雅人，在這遙遙的最後的旅途上，還大有餘裕鑑賞一下平蕪遠村。

但是終於寂寞的很，沒有喊罵，也不唱黑頭，只是蒼白的一聲不響讓車子搖搖擺擺前進，因爲天氣太熱，有一位在中途要喫茶，有一位要喫粽子，有一位什麼都不要，還有一位睡過去了。直到旅行的終點，既不叫冤，也不嘆息，連最後的「見笑了，爺兒們。兄弟闖了一世，看得起的，請各位給兄弟叫一個好」這樣的話也都不說，悄悄的砍掉完事。

這「出人」的熱鬧我以後也還看過，不過一想起來就看見伸得長長的頸項，白光一閃：「咯噠！」馬上就有人把事先插在木桿上的饅頭去等那時要噴出的鮮血，接着是

一片雷動的「好」的喝彩聲。

這種盛會我想你不一定有運氣看見過，即使我現在坐在窗戶底下，想起來也還覺得一陣暈眩，雖然我跟喝彩諸公一樣和被「咯嚟」的史大發，周鐵棍或王二虎並無親屬關係，但是人心的殘酷，你曾經想到過嗎？

一九三八年九月

鐵匠

叮叮噹！叮叮噹！

我要爲你講一講鐵匠了，一種走着到不幸去的路，而自己卻不明白這種命運，漸漸衰落下去的人。

「他們是很好的人嗎？」

「是的，他們是很好，」而且爲了你沒有機會認識他們，——世間沒有人比他們更高尙，更值得尊敬的，那種巡行各處鄉村的鐵匠，我常常暗自替你感到焦急；爲了你沒有機會聽見那種永遠是年青的，活潑的，響亮的笑着似的錘聲，我又替你長期的抱着遺憾。假如沒有他們，我們現在將怎樣呢？我們可不是和我們可憐的祖先一樣，咬着野生的苦菓，或者嚼着烤焦了的鹿脯嗎？但是我在這裏毫沒有講文化史的意思；僅僅是那快樂的

敲擊聲，僅僅是那軋軋響着的獨輪車聲把我引動了。歲月不斷的從人間走過，鐵匠的車子看起來已經過於破舊，牠的油漆已經完全剝落，軸和腿都換了無數次，然而牠仍舊載了鐵匠的全部家私——一隻木箱，一隻風箱，一口飯鍋，一口炒鍋，一捲行李，一面鐵砧，一個能安在架子上的爐灶，軋軋的響着從這個村莊巡行到那個村莊。

叮叮噹！叮叮噹！

錘聲快樂的響起來了，和林子裏的鶉鴉、斑鳩、布穀的歌聲同時響起來了。鐵匠已經在空場上，在那永遠不生鬍子的鰥夫馬五叔的小屋前面的大椿樹☉下安好了爐灶。你將怎樣看那爐子呢？風箱不住的吹着，火焰一吞一吐的向四周伸出，燒成白色的輕輕的鐵塊絲絲的飛迸出美麗火花。叮叮噹！叮叮噹！這永久不變的聲音在鄉村的靜寂中響着。天空是蔚藍的，白色的雲遠遠的在移動。在林子裏，鶉鴉，那種好鬥的黑色的催明鳥，牠們一代一代和烏鴉戰爭着，現在正「大丟大丟」的急躁而清脆的唱着歌；布穀在提醒

着懶惰的農夫；斑鳩是憂鬱的，哀傷的，死去了兒子似的在「孤苦——孤苦——」的哭泣；在地主的彫着花的門樓頂上，鴿像懦弱的幸災樂禍者，低低的，嘲弄的，「不苦不苦」的叫着，不住的轉着圈子。這些追逐着氣候的鳥們，牠們也像鐵匠一樣一代一代的在林子裏落脚，永遠在一定的地方作客，而且永不改變它們的音調。往遠處一看，隔着一條水坑，則是滔滔滾着麥浪的無際廣野。

叮叮噹叮叮噹！

當春天來了時，他們打着耕耘的傢伙，隨後又軋軋的走了；當夏天要去時，他們又軋軋的來了，打着鋤、鈎、鐮刀、鐵圈。誰不喜歡他們呢？他會告訴你誰家的女兒會繡很好的花，他又會告訴你誰家的孩子喜歡使槍弄棒，並且他還知道那些鄉下的大人物的生活和歷史。無論早晚，你總可以看見有幾個村人在他們那里，在大椿樹下面。這些鄉人中的最年輕的也許還不大清楚鐵匠的家世，他拿起他們打好並且鉋得雪亮的鐮刀，用拇指極小心的擗了一下，然後這樣問。

「你做這樣的活，是從誰學來的呀徐大爺？」

這鐵匠正是姓徐。我不應該將他們的族姓留下來嗎，對於這樣高尚的可敬的人？

這時他也許沒有時間回答，他正準備從熊熊的爐子裏鉗出飛爆着火花的鐵塊。他的打「大錘」的大兒子已經拿起那大得嚇人的錘，請恕我用一回他們的術語，現在我們是注意到他的打「下鎚」的第二個兒子了。他是一直拉着風箱的，但是他並不把自己的靈魂全部交給工作，因為拉風箱只需要一隻手，而另一隻他也不願意老讓牠空閒。這說着的時候，一匹樗鷄從樹頂正要飛到生氣似的喘着的風箱上來了。你們那里叫牠做什麼呢？那種淺灰色的翅膀上生着整齊的黑斑點，看起來像小指蓋那麼大的灰鴿的，穿着綾樣的五彩內衣的美麗的昆蟲。於是他的那空閒着的手向空中一擲，這就捉入手心，同時用怎樣也想像不出的快的手法，往飛翔着的火焰上一燎，他已經送到嘴裏。自然你從來沒有看見過這辦法，你會為那美麗的小蟲的命運感到悲哀。

然而雖是用了這樣妙的手法，而一手捏了鉗，一手握了錘，全身都緊張着的準備好

要動手的鐵匠，卻很容易的就看見了。他把他的錘噹的往砧上一敲，用堅決的像他的錘一樣的聲音罵道：

「快些！」

風箱的喘息停止了，火花急性的，箭似的迸濺着，錘聲輕快的嘹亮的響着。

丁丁噹！丁丁噹！

鐵匠把打成的鐮刀——那沒有飽過的還發着藍蔚蔚的鋼色的鐮刀吱的一聲拋進旁邊的水桶裏，使牠變冷，使牠將來的刃口變硬。緊張已經過去，你覺得是和那散布到曠野上的敲擊聲一齊飛開去了，空氣頓時顯出意外的平靜。孤苦，孤苦，斑鳩在樹頂上叫着。鐵匠想起剛才的話，他輕輕的喘了一口氣。

「我是跟我爹學來的。」他說，一面從風箱頂上取下煙袋。

假如你再問下去，他爹的手藝是跟誰學來，他會告訴你是跟他的祖父，他的祖父又是跟他的曾祖父。

我並不是說鐵匠那里永遠是快樂的；他們也有不幸的時候。當下了雨，當連綿不斷的雨打着平原，失去了作場的他們便不得不把爐灶同風箱搬進馬五叔的小屋，守着那貼了寫着「福」字的紅紙方的木箱出神。

丁丁噹！丁丁噹！

他們敲擊着。他們毫不吝惜的爲鄉下的少女們打着美麗的夢，爲農夫們打着幸福的夢，而同時則爲自己打着飢荒。時光一年一年的過去了，終於曾在下面安爐子的椿樹也被掘去了，在原來的地方又長起來一棵柳樹。只有以同樣的聲調響了二十年、五十年、一世紀、兩世紀的錘聲仍舊年青的，嘹亮的，嬉笑似的不變的響着。

「他們是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嗎？」

「他們不是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嗎？」

「他們可以改行。」

「他們也許想過改行，但是他們終於沒有改行。」

現在我可以回答你：假如他們僥倖有機會討了一個老婆，他們不會絕種，他們所生的兒子不是完全殘廢，他們是一代一代傳下來的。他們從小就在父親的作場旁邊玩耍，從小就喜歡用他們的小手搬弄銼刀，錘子，鐵塊或者炭塊，怎能不學會這種手藝的呢？世間所有的父親都希望自己的兒子走從祖父、曾祖父就開闢了的，走平了的，沒有危險的路。這路一經固定，術士們從此就發明了無可抗拒的命運論。這樣一來，所有發生了的事都成爲不可避免，都成爲數千年已經安排定了的結果。

我們的前輩說往事如煙，這是一個恰當的比喻。我說恰當，並不是因爲它像煙樣的從人間消滅，而是說往事的顏色有點像煙的顏色，使看見的我們向往，同時又感到茫然的空虛。當我們有一天厭倦了江湖上的漂泊，我們會忽然想到曾經消磨了我們的全部童年的鄉下，這時你的已經被生活擺佈得冷了下來的心不是充滿了善良的，溫柔的，一切美麗的情感，你的眼不是癢癢的，澀澀的，瀰漫着淚嗎？譬如一個晴和的春天，或者一個宜人的秋日，你有一次早就夢想着的旅行，就是說你去活動活動你在工作檯前累乏了

的脊骨，於是在一個荒涼的山坡上，你忽然發現了一座墳墓，——這和你家鄉的墳墓完全不同；那里的同樣勞碌過一生，同樣空無所有，但是它並不孤單，它有它的子孫住在附近的村莊上，也許他們仍舊在繼續不斷的繁殖，逢着節日他們爲它送上一束紙錢；而這裏的，你所看見的祇是一堆冷落的長着荒草的黃土。接着你又發見一塊小小的墓碑，被爬山虎和青苔遮住了的，已經剝蝕了的，你讀着那文字：「山西郭某某之墓，」或者「雲南王某某之墓。」這有什麼關係呢？你直起腰來，望了望四周沒有人走的丘谷與溝壑，一種模糊的感情忽然侵領了你，你想到這裏已經長久沒有人來過，這墳是被它的子孫拋棄了，或者連它的子孫都死絕了。也許是爲着死者的命運寂寞，也許是爲着你自己，也許是什麼都不爲，你於是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悲哀。這時候，或是等到你的生活潦倒不堪，所有的人都背棄了你，甚至當你辛苦的走盡了長長的生命旅途，當臨危的一瞬間，你會覺得你和它——那曾經消磨過你一生中最可寶貴的時光的地方——你和它中間有一條永遠割不斷的綫；它無論什麼時候都大量的笑着，溫和的等待着——一個浪子。自

然的，事前我們早已料到，除了甜甜的帶着苦味的回憶而外，在那里，在那單調的平原中間的村莊里，絲毫都沒有值得懷戀的地方。我們已經不是那里的人，我們在外面住的太久了，我們的房屋也許沒有了，我們所認識的人也許都不在世上了；但是極其偶然的，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我們仍舊回去了一趟。這也許是最後的一趟。這時什麼是我們最不放心的呢？豈不是我們小時候曾和我們的童伴們在那里嬉戲過的地方嗎？

數年前我經過我們鄉下，我只是偶然從那里經過，第一個使我注意的自然是在下面安過鐵匠的爐子的柳樹，牠已經不在，牠已經和那先前的椿樹一樣又被掘去了。我感到一點失望。我茫然的望着四周。這是一個晴朗的上午，空氣是溫暖的，彌漫着植物的香氣；在經過許多變動之後，馬五叔的小屋還站立着，一隻雞在傾側了的牆基下搔撥，遠遠的有誰家的驢子叫喚，此外是再也聽不出別的聲息。

我想因爲那柳樹的被掘掉，鐵匠也許已經換過了地方了。我朝着水坑旁邊雜生着楊樹、槐樹和梨樹的林子裏走，直到水坑岸上，我仍舊找不出炭渣，安過爐子的痕跡。

「也許今年他們來的晚了把？」我又想。

在一棵楊樹下，這時有一個人，忽然從地上爬起來。

「唉唉，汾哥嗎？」

「原來是馬五叔！」

我們打了招呼，大家竭力露出牙齒，想做出笑容。此刻的永遠不生鬍子的馬五叔，你可以想出是已經老了。他的頭髮已經禿了，僅賸下腦勺上剃得極短的幾根。他的臉也恰如桑皮一般縐褶。經過許久的沈默，我們坐下來，開始談着我們害怕着的，似乎是早就料到了的，同時又非談不可的幾個人的命運，接着我們又談到鐵匠。

「他永遠不會來了，」馬五叔摩着禿了的頭頂說。

「他已經死了嗎？」

「有時死了反倒是福。」

「那麼他的大兒子呢？」

「他到工廠裏做工去了。」

「還有那個小一點的呢？」

馬五叔並不馬上回答。他在這裏遲疑了一下，隨後他終於說出來了，他終於告訴我，他們那個喜燒紅娘子喫的小一點的做了土匪。你聽了這話也許會驚訝起來，但是莊稼人一年比一年窮困，他們吝嗇到把原來用一年的鐮刀用到四年，於是正和所有的鄉下鐵匠一樣，他不得不靠着修理破舊鎗械爲生。這時候他和土匪發生了關係，當後來，當他苦思了幾天之後，他決定拋棄那祖傳的錘和鉗，去入土匪的伙；這以後他被捉住，人家用劈柴烤了他，打了他，最後送給他一顆鎗彈，一顆使他永遠老實起來，再也不怕飢荒的「定心丸」。唉，難道這不是極自然的，而同時又使我們好像要發脾氣的結果嗎？

「他的老婆是前年改嫁的，」馬五叔結束着他這場談話。「她拋下一個兒子歸老徐養活着。去年秋天我從他們那里經過，遶了一個彎，順便去看他。人也老了，眼也不大看得見；垣牆也塌了，院子跟屋子裏都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

於是我們又沈默下來。在上面，斑鳩正「孤苦——孤苦——」的叫着。一條鄉下的狗，那種永遠像剛剛遺失了什麼東西的，低了頭在不住的搜尋着的狗，在一株大樹下聞了聞，接着又沿了水坑走去。從一座倒塌了的院子裏，一個男子發出大而乾燥的叫聲：「貓他媽，貓他媽！」鐵匠的大兒子到外面做工去了，他的另一個小一點的兒子做了土匪，他兒子的老婆改嫁了。當你聽見你敬愛的，你推崇的，你滿以為他們將以他們高尚的職業度過他們平安的一生的，人竟有這樣收場，你將怎麼想？你不是忽然感到空虛或者不平，連這靜寂的，綠色的，無限寬廣的平原也都顯得狹隘了嗎？

然而更使你覺得空虛的還是鐵匠和他的孫兒。這好像很湊巧的遺留下的一老一小，他們還必須活着。人們已經把他們忘記了。他們好久以來就不再為鄉下的少女打美麗的夢，為農夫打幸福的夢。要說明這衰落的過程是不難的。最初是因為他打不起精神；等到他餓的非自己動起手來不可的時候，他又沒有買鐵和炭的錢。這時也許有一個將近五十的固執鄉人，因為用不慣別家的傢伙想起了他，在一個很早的早晨，走進他的院

子，他立到小屋前的棗樹下面，高聲喊道：

「有人嗎？」

屋子的板門仍舊緊緊的關着，裏面還很晦暗，沒有應聲。你可以想得出，鐵匠的頭髮已經斑白，耳朵已經聾了。他沒有聽見。

「屋子裏有人嗎？」那鄉人又喊了一遍。

這一回他的孫兒——那十歲左右的孩子卻聽見了，因為他昨天晚上沒有喫飯，他醒的很早。他搖了搖他的祖父。

「爺爺，有人在外面喊你。」

老鐵匠早已醒着，他一生中從不曉得偷懶；但現在，他起來作什麼呢？既然沒有事情做，就樂得多睡一會。他在牀上應了一聲，很快的從牀上爬下來，連衣紐都沒有扣上就去開了門。這來的是誰呢，他終於看了出來，這是朱三舅或是趙七哥，他的老朋友，一個老主顧。

「呵呵，」他笑着說：「朱三舅，你怎麼這樣早啊？」

「我想請你打一把鐵叉。你知道，那些行路貨我不喜歡。」

聽了這話的鐵匠喜出望外。他不由自主的望了望四周，那老臉上的笑容又斂住了。

「打是行的，只是沒有現成的材料。」

「那不要緊，我帶着錢來的。」

他怎麼能拒絕這樣的好意，縱然沒有工資，縱然單單爲了還有人讚賞他的手藝，爲了聽一聽好久以來都沒有聽到過的錘聲，不是已經大可以滿足了嗎？他連飯也不喫便動身了，下午他躑躅着從城裏買了鐵炭回來，就開始調理傢伙，他幾次想把牠們賣掉，終因許多代以來都靠着牠們養活才留下來的傢伙。鐵砧已經被隣人搬去拴牛去了；那貼了寫着「福」字的紅紙方的風箱擺在牆角裏，上面蒙着很厚一層塵土；那同樣貼了寫着「福」字的紅紙方的木箱和爐灶放在另一個角裏，寂寞的睡過了空空溜去的歲月。現在他把這些笨重的，曾經同他、同他的父親、同他的祖父到各處鄉鎮巡行了一生的東

西一件一件搬集攏來。他用泥塗了爐灶；他的孫兒喫力的拉着風箱：唿——拍！唿——拍！紅紅的帶着青色的火焰一吞一吐的又開始閃動，鐵塊漸漸由紅而白，他往掌心吐了一口吐沫，那微微彈動着的，粗硬的，瘦得見骨的手捉起錘和鉗，絲絲的響着的鐵又開始飛迸出火花。

「現在只有他一個人丁丁噹了！」

「不是，只有他一個人頓頓噹了！」

馬五叔訂正着我的話，我便站起來，我們還從鐵匠那里等待什麼呢？我們還希望什麼呢？正如我們回去的突如其來一般，我在那里逗留了一下，不久便悄悄的踏上了我們第一次出門時走過的那條路；從此我們便失去了談起鐵匠的機會，並且再也沒有勇氣探聽關於他們的任何消息。

這也許是我們回到家鄉去的最後一次，牠已經不是先前的樣子，牠已經不能使我們懷戀，那里的家屋和田園已經荒棄，那里的高尚的值得尊敬的人爲了免得餓死已經

不得不拋開他們的正當職業。只有一個印象是我們不能忘的，我們於是開始深深的感到時光的流逝和生命的寂寞。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



秋

汽車在下午的大道上疾馳着，一個平靜的禮拜六的下午。路上是靜寂的，兩旁植着法國梧桐，枯葉偶爾一片兩片的慢慢從空中落下來。從車窗裏望出去時時閃進來遠處的，清澈的，十月的天空。

在我旁邊坐着周大年先生，一個肥胖的，樂天的，呼吸時總要透出聲音的，臉上永遠浮着童真的笑容，他的相貌說明了他是既會喫而又會睡的人。不管是從他的豐滿的手指上，他的突出的肚子上，他的畫出一條可愛的弧線的嘴唇上，或是從他的沈重的眼皮和多肉的下頰，無論誰看了都會以為上天的創造他是爲了滿足，或者我們不妨更恰當點說，他從來不曾抱怨過世界上缺少一樣美味。

我們沈默着。

當車子偶爾顛搖了一下，或當轉彎的時候，那懸在周大年先生胸前的金表練便快活的跳動起來，溫暖的，絨似的陽光穿過車窗，照着他放在圓圓的膝上的像發了醉的手背。

「嘍，多麼好的天氣！」

他動了一下說。

「有時你真覺『過眼雲煙』……是去年，不是前年秋天了，比此刻略早一點，我們還跑鬼見愁。你自然知道這兩個傻小子：傅子季和我。我們臥在山頂上，四圍是荒草，白雲從我們上面飛過，陽光照得我們一步也不想走了。我們不動彈的躺着。我們喝了半打啤酒。」

周大年又欠了一下他肥重的身體。

「現在我還記得，我只看見傅子季哭過兩次，其實我一生中也只看見男人哭過的這兩次。我們喝了半打啤酒，『和尚伙計！』你也許還不知道和尚是我的奶名。他這樣喊

了一聲，什麼也沒有說出便忽然流下淚來了。他打碎了一個酒瓶。現在我還能清楚的想起那打碎酒瓶的地方，我們騎過的地方，在一塊大石旁邊，從那里可以望見下面白茫茫的湖水和藍藍的一線遠山。」

「你覺得他會不會喝醉？」

「不，不會。」

「這就怪了：難道他也有不如意的事嗎？」

周大年瞟了我一眼。我想起這一對朋友：瘦長，打扮得花花公子似的，穿着整潔的西服，灑着法國香水，眼睛總愛去瞟女人的——傅子季先生；另一個肥胖的，不修邊幅的，因為裝滿了滿足而球似的挺出着肚子的——周大年先生。當喫過晚飯之後，一日中最令人滿意的時光，這一對朋友出現在燈光輝煌的將軍大道上了。他們爭吵着，戲謔着，用小學生的口吻去招呼散步的陌生小姐們，有時他們故意踩了一個白俄老太婆的腳踝。

於是忽然間，人衆中發出了鳥兒樣的笑聲和嚷聲。這一對獨居者可以說完全是對

比的，連他們的醜陋也生成是對比的：傅子季先生骨瘦如柴，像一根秋末的黃瓜，周大年先生卻恰似一隻驕傲的茄子。然而一種韻律，當他們在一道的時候，你從他們中間可以看出說不出的生命的和諧。

「奇怪！」

周大年像是思索着什麼的，不轉睛的望着車夫的脊背，或者什麼都不曾看，僅只是向前面望着，喃喃的誰也不對的說。

「奇怪！」

他又說了一遍。車子沿了下午的大道進行着。他從口袋裏拉出手帕，一塊快變成灰色了的手帕，他用力擰擦着鼻子，唧唧的響。

「我們是往那里去的呀？」

他迷惑的瞅着四周，一面將手帕放了回去。

「有時你覺得很奇怪；禮拜二我們從百樂門出來，他在那里跳了十五輪舞，時間已

經是夜裏十一點了，他說他有一件緊要的事情，『留神你的大衣呀，伙計。』我還取笑着他；他朝我的脊梁上打了一拳，我們便分手了。」

「他沒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嗎？」

「一點都沒有；他是常常這樣的。」

「當夜他沒有回家？」

「你知道這就是我所後悔的；我後悔我沒有阻止他。第二天十點鐘我到他家裏去，陽光已經照到梳妝檯的大鏡子上面，傅子季還在牀上睡着，眼圈是藍灰色的，穿着昨天晚上的衣服——」

我感到一點惆悵。

「這樣他就完了？」

「這只能怪他自己！」

周大年嘆了一口氣。

「我們在巴黎的時候，醫生會檢查過他的心臟，他的心臟有病。他的心房的出口比平常人的狹小。你沒有注意他很容易激怒嗎？」

但是要說明一個完全沒有信仰的人是很困難的。在別人，你可以說一切人——生活都有一根支柱，或者說一個目標，而這位傅子季先生，這個坦率的，多疑的，小器的，和善的，楚楚的打扮着自己，灑着法國香水的英雄，他的馬是跑到那里去的呢？他自己曾經想到過嗎？我說他有一點古怪。

「假如他是一塊石頭，白色的，他還有最刺眼的一星忌刻。」

「你說的並不完全對。」

「那麼你不覺得他的本身包含着不可解的，譬如我們說『不大和諧』那種東西嗎？」

「是的，是『不大和諧』……」周大年挺直身體，他說傅子季先生的一生是一個悲劇。他的父親是一個地主，一個頑固的專制者，他待傅子季非常苛刻，他打他，時常不讓

他喫飯直到他十三歲的時候才把他送進學校。當他進了中學，他每半年只給他三十塊錢。後來也就是因為這緣故他才到法國去的，那是正當歐戰之後，他們在里昂做了兩年多工，傅子季積蓄了四千佛郎，於是他們到了巴黎。

「他在那里進學校嗎？」

「他進各樣學校。」

「並且那里有的是女人！」

「到處都是年輕寡婦和嫁不出的少女。」

但是最後完成這悲劇的要素的還不僅僅女人，乃是忽然沖來的新的思想，別人的思想。

「現在你可以明白，」周大年說，「爲什麼連他也有不如意的事。」

汽車仍舊在兩旁植着法國梧桐的靜寂的大道上向着西區疾駛。秋日的陽光照着路旁的矮籬，樹木，庭院，所有的窗都在明亮的陽光下面打開着，我們時常望見窗戶後面

的，在翻着畫報或電影廣告的主婦的前額。

「於是我又第二次看見男人哭了，」周大年繼續講道。「男人的哭是很有趣的；看着自己的朋友哭泣，不是很有趣嗎？尤其是傅子季——完全沒有忠義觀念的人，這時候，一霎間你發見了人類常常引以為恥的至寶，你可以看出他孩子時期的某種表情。」

「如此說你是把男子看成有幾分英雄成分的了？」

「是的，我以為應該有一點英雄成分……我把他送進醫院，因為公司裏事情忙，我隔了一天沒有去看他。是前天上午，我請了半天假，我為他買了水菓，還有花……醫生剛剛施行了最後的手術，他殭殭的躺在牀上在抽倒氣。他的一邊的眉毛動着，意思是想責罵我，我想。他沒有成功，沿着他的眼眇就是大顆大顆的滾下來了熱淚。『我們應該像平常一樣，伙計；你不害羞嗎？』我抓住他的手——『我想起我的一生中沒有做過一件好事。』——『我們都沒有做過，可是我們仍舊活着，只要我們自己知道就好了。』——

「我對不起我的父親，還有我的太太。」傅子季從來沒有這時真摯過的，他緊緊的握着

我的手——」

「怎麼，你說他已經娶了妻子嗎？」

「他十八年前就和一個比他大三歲的鄉下少女結了婚。」

「可是他無論對誰都否認這事，而且他正在戀愛？」

「他愛天下任何女人。」

「你覺得這事會不會使沈玉麗難堪呢？」

禮拜天我還在公園裏看見她和傅子季一道散步。這位沈女士有一顆小小的頭，一雙黑的總是流動着的眼睛，臉上搽着粉，打着紅的面頰，爲了證明她還只有二十一歲，然而有時她弄錯了，女人總是常常喜歡弄錯的，她微微傾側着頭——一個恰合乎少女的好看姿勢，她一面又說着二十五年以前的舊話。她的身世是永遠變化着的，生活是豐富的，就是那種使我們常常感到不舒服，春天的花朵似的演着悲劇，以夜爲日的都市裏的所謂小姐。

「我想不會。」

「他真的懺悔了嗎？」

「誰？」

「傅子季？」

「很難說……但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我們又沈默下來了。車子越往西行駛，周大年先生似乎也越發不安。他時時動着，輕輕的咳嗽着，一路上不住的用手帕揩着前額和臉。

「有時你覺得像一個謎，譬如一個人前天還活着，忽然已經不活着了。」

「不過也還有比死更不可解的。」

「的確有。」

「你不曾看出他要死嗎？」

「不，不會。」

「禮拜二上午——就是你們去百樂門那天上午，他還約我今天到路易十六去喫夜飯。」

「並且他也約我。」

汽車在殯儀館前面停住了。我跳下車去，一面伸了手去扶周大年，他推開了我。

「我要跟他說，跟傅子季說：你睡的好啊，伙計！」

周大年向我弄着眉眼，同時笑了笑，很活潑的自己跳下車子。

有時你的確覺得像一個謎，譬如一個人昨天還活着，忽然不活着了。我想着我的朋友剛纔說過的話。陽光輕柔，明亮，溫暖，充足的照着大廳前面，這是一片像花園的寬廣的草地，你感到和諧，一種近乎沈醉的自然界的和諧。兩個穿着白衣的小孩正在毯樣的草地上滾着，笑語着。從大廳裏送出一陣纏綿的，哀傷的，嗚嗚的笛聲。

我們來這裡是做什麼的呢？

我們本可以穿過草地走，但不知什麼緣故我們卻遠遠的避開。我們循着正路，一個

殯儀館的僕役迎着我們，他恭敬的向周大年鞠了躬，然後引導着我們繞過大廳走上一條長廊，最後我們在長廊盡頭停下來。這是一所紅色的——有時使人看起來比黑色更不愉快的紅色——永遠關着窗戶的房子。

那個僕役在一串鑰匙中找着鑰匙。

「有人來過嗎？」周大年問。

「沒有，先生。」

他又鞠了一個躬，一面打開門讓我們進去。瀰漫着花香和漆味的空氣是陰冷的，沈重的，不流動的，我們終於在整齊的排列着的衆棺之中找到了穿過漂亮西服，灑過法國香水，禮拜二晚上還跳了十五輪舞的傅子季先生，一口金漆棺材。

僕人手中的鑰匙叮叮響着。

一種悲哀，其實我倒不如恰當的說一種死的靜寂；我們爲什麼要悲哀呢？難道是我們有什麼對不起死者的地方嗎？難道是因爲死我們更加愛一個人了嗎？難道他的死死

得不恰恰是時候嗎？或者是因爲「昨天活着，今天忽然不活着了」呢？這是多麼荒唐啊！

我瞅了瞅周大年先生，他的嘴脣好像因爲恐怖而痙攣着。

我們一言不發的從殯儀館裏出來。晚上我們一同到路易十六。這是一座空闊，陰暗，和那位法蘭西皇帝一樣不幸的老屋，一個不吉祥的名字。

「現在讓我們自己請我們自己罷。」

「讓我們自己請我們自己。」

我們坐在食堂最裏面的角上，周大年和傅子季常坐的地位。我們要了三道菜，直到快要喫完都沒有說話。周大年低着頭，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研究那印着藍薔薇花的盤子，他喫的很慢，刀子時常從他的手裏滑開，並且時常停住。

「這牛肉，」他不高興的說：「就跟劈柴一樣。」

他敲着盤子，要了一杯可可。

那天晚上的周大年好像有點生氣，有一點失神，他彷彿忘記了什麼東西的想着，想

着，我相信他對什麼都沒有留心，甚至於他根本就沒有想。他的脚步是疲倦的，不十分穩當，當我們立在路易十六門前的時候，我伸出手去向他告別。

「再見，周大年。」

他慢慢轉過頭來望我，或者更確當的說他好像不認識的向我望了許久，他的臉色是悲悽的，他的目光是渙散的；他恐懼的把手縮了回去，然後遲疑的調過身去走了。一個寒戰！周大年先生不再是一「滿足」的了，我們先前說過的那種「滿足」；他已經失掉了那樣東西，一種生命的和諧，現在他是孤獨的。我目送着他困難的越過街道，請恕我用一個抽象的字眼，從他的背影上我們敏銳的感到工商不調，如同斷了一根弦索的自己響着單音。從此周大年先生不見了。三個月過去了，有一天周大年死了。

「難道他必須這樣收場嗎？」

我不知道；我不能回答這帶着哲學氣息的命題。但是你假如到遠東殯儀館去，在一座紅色的房子裏面，在第十二號棺舍裏面，你可以找到一口罩着紅錦棺衣的靈柩，前面

的小桌上供着燭臺和水菓的，一個少女的歸宿。這接着是一口簡陋的沒有任何擺設的棺材。

傅子季先生之柩

在對面，隔着一條狹的走道，於是我們找到了那位朋友，棺材頂上覆着一個好看的乾枯了的花圈。且讓我們讀一讀那繫着的藍色綢帶吧——

周大年先生千古

沈玉麗敬獻

現在所有的事都完了，人們也早已把他們忘記了，只有偶然間我們還想起：一個瘦長的，楚楚的打扮着自己，灑着法國香水，眼睛總愛去瞟女人的——傅子季先生；另一個肥胖的，從來不修邊幅，滿意的挺着肚子的——周大年先生。他們在晚飯之後，在燈火輝煌的將軍大道上爭吵着，戲謔着，慢慢的走着，時而從人衆中發出鳥兒樣的笑聲或嚷聲。

生命的燈

在許多日子中，每天總是這樣的太陽從東面，從山樣的樓房後面昇起來了，然後，又慢慢的，在山樣的樓房後面落下去了。

這一天我收到一封信，阿真姐的信。一陣悲喜，我不忍說是傷痛，我坐下來；我應該首先告訴你我的手指，我的手指不知怎的動彈起來了。

我把它拆開。一個朋友坐在搖椅上這樣問我。

「從轟隆轟隆中來的嗎？」

「也可以這麼說。」

「你好久都像期待着什麼？」

「好久。」

「有沒有好的消息？」

「……………」

我讀着你的信，寫在廉價的新聞紙上的，橫過了好幾省的邊界，幾乎在路上走了兩個月的阿真姐的信。這是一個好的消息嗎，或者是比我能想到的更壞許多天以來，這年頭兒總使我們等候「無恙」一面惴惴的懷着不安。在深夜里，當我睡醒來的時候，有時是在黃昏，我特別清楚的想起我們的親舊：大舅爺的軋花機還軋軋的響嗎？忙三叔還在擔着他的雜貨挑子嗎？桂姐也還有工夫在嬰兒的風帽上繡花嗎？這些人都是我們的相識，我們的鄉鄰。並不是我們不關心那些我們不熟識的，生命總是可愛的，而是我們不會和他們相處過，我們想像不出他們的面貌。我什麼都沒有得到；僅僅在報上，在通訊裏，在想像中，我們知道有人在斃殺中死，有人在顛連困苦中死，人們的生命落下去了，泯滅了，猶如秋夜的流星不見了。

這時候我也想起你，阿真姐。你是生長在鄉下的，在一個坐落在平原上的村莊裏，一

個地主的家庭裏。現在我還能想見那新起的院落。這地方原來是一個小園，一片廣場，再加上一座樹林；人們有一天將樹林伐了，將菜園的圍牆平掉了，接着人們就大興土木，建築了兩座屋子，在瓦屋裏住着這人家的主人，在另一面，在臨近大路的草屋里餵着牲口。

「一個地主的宅第是這樣的嗎？」

當你看見這篇文字的時候，你也許會這樣問。

「是的，當初就是這樣的。」

而且那時候是這樣荒涼，立在瓦屋門口，從人們匆促中弄起來，幾乎連一株小草都還沒有來得及生長的毫無生氣的庭院裏，人們可以遠遠的望見曠野，從曠野上，人們也可以望見庭院。

這回想給我帶來了憂鬱，生活在無際的平原上所常有的。你就在這單調的，和平的，靜寂的空氣中生長着。等到你長到三歲，這是你的生命最危險的一年，腦貧血把你跌倒了，跌到門限上了，直到現在，在你的兩條濃濃的黛眉中間還留着一條疤痕。一個譏言的

女巫因此就說你是「泰山奶奶」——一個使我們每個孩子聽起來都會戰慄的可惡女神，她說你是她的女童，她已經看出了你的美麗。

我不知道爲了什麼，這裏我特別想起你們家裏的兩棵樹；我已經有好多年沒有到那里去過了，在你們家裏已不止有兩座屋，當秋天來時，那瓦屋門前的棗樹可是能打下來五斗棗，在另一個角上，當夜晚起了風的時候，那榆樹也能夠唵唵響了嗎？你就是像那些小樹一樣生長着的，雖然你並不像那些小樹，因爲它們比較喜歡吵鬧，你則偏於沈默。

你很早就有了這種傾向。

「這個怪癖的孩子！」他們說。

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你已經有了自尊心。這是許多成年人，甚至是那些被尊敬的德望長者所缺乏的，人們很要面子，但是比起面子來，人們更喜歡金錢，尤其是在數千年來被當作家畜馴養着的婦女中間，自尊心這東西幾乎早已消滅淨盡，簡直可以說完全沒有。直不是這樣的嗎？當你玩耍的時候，當你玩瓦片，毬子，或者是線球和村姑們競技，一

個村童向你們搗亂，於是你站起來，一句話也不說的站起來，鼓起了小小的好看的嘴唇，你憎惡的望着他，有時是多數的他們，接着你輕蔑的瞪了他們一眼，你傲慢的不聲不響的走了。

你——阿真姐，你在單調和平，遼闊，靜寂的平原上，採擷着那些生在田裏的野花，當濼天來時，你又脫去了鞋波波的用腳戲弄着水，就這樣你長大起來了。你不像你的父母，也不像你的兄弟，你比他們公平，你的少女的心比他們仁慈。

我想舉一個最小的例子了。在夏天，在除了陽光和樹蔭幾乎再也看不見別的什麼的街上，一個小販遠遠的來了，他用大而乾燥的，使人嘴裏流水的聲音喊：

「西瓜呵，大西瓜呵！」

「賣西瓜的！」

你的父親跑出去了。但是這一回他買來的是杏；你自然也分到一份；你拿了你的一份走進另一個房子，你自己的閨房，小心的把它們放到抽屜裏。到了上午，你的弟弟和妹

妹從外面跑回來了。

「小五，小六。」

你這樣像一個大姐的招呼了他們。於是你打開抽屜，裏面有兩本書，一方還沒有繡好的枕衣，在抽屜的一個角上有一隻小盒，裏面放着絨線。一股香氣飛出來了。一顆，兩顆，你數着紅的，像搽着胭脂一樣的杏的數目，往每一個向你伸出來的小小的掌心裏放了一顆，接着又是一顆。

漸漸的你更長大起來了，沈靜的，溫柔的。你有黑的大的眼睛，你有花樣的兩頰。

「更美麗了，」他們說。

有一次我到你們家裏，你躲起來，你躲到你母親背後，你害羞了。你長的像一個大姑娘了，我應該說阿真姐其實長的早已是個大姑娘了。生命對於你成了一個謎語；你開始感到一種迷惑，一種神祕。這時候你思想的更多，另一方面你說話卻更加少了。我們怎麼來說明一個少女的命運呢？不管用什麼方法，這在我們不都是太殘酷了嗎？

日本人的鐵騎於是驚醒了這廣大，單調，靜寂的平原，阿真姐，你離開了家鄉，從此你就和你的親屬失散了。我不知道你是怎樣憤怒，實在說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我從不會想到一個少女憤怒起來時是怎樣情形。不久你就加入了一個傷兵醫院；我不明白你加入的理由：是要爲這個爭取自由的國家盡一點力，或者是你看見了成千成萬的受傷者無人看護，但這有什麼關係呢，這不是一樣的嗎？你穿上綴着紅十字的白衣，戴上綴着同樣的紅十字的白帽……我能夠想像出嗎，一個生着濃濃的長眉，大而黑的眼睛，小小的嘴唇，花樣的兩頰，一個溫柔，無言，美麗的少女，在薄暗的屋子裏，在瀰漫着酸素和膿血氣息的屋子裏，爲這些受傷者換紮帶，侍候那些殘廢的飲水，一方面又簡短的用極低的聲音說着話。

一個美麗的少女就這樣撤退下來了，沒有馬，也沒有車。說到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那些經過長途困頓，因爲偶然的感興而要下去跑跑路的，打着紅面頰的小姐或少奶們，我感到一陣悲哀，一陣說不出的悲哀。你自然從來沒有想的這樣遠過。你橫過一省一省

治下的土地，橫過一省一省的邊界，阿真姐，你的從沒有一次走過三十里路的脚磨破了。現在我看着你的信。

「我沒有固定地址，這信你也不必回答，你也許根本就收不到。」

你說的是這樣決絕，這樣痛苦。我惘然望着這些字，這些潦草的，大的有些像媽媽，比起大的來，小的又小到有些像女兒的字，你是坐到路旁的石上寫的嗎？或是在一家祠堂裏，在一座破廟裏，在一張沒有油漆過的板桌上寫的呢？

這些困苦——雖是無人眷顧，雖是處在四顧都是陌生者中間——也沒有消磨一個孤零零的少女的向着生的願望，其實即使是敵人的炮火也不會嚇住你的；但是那些粗暴的受傷者，或者是一個在醫院裏混飯喫的流氓傷害了你的自尊心了，傷害了阿真姐的自尊心了。你因此說了你不應該說的話。

「我後悔，要是我可以後悔，我覺得不生成人要比較好些。」

你又說：

「生命假如是燈，在深夜裏，在荒野上，它正在閃動……」

我似乎曾經說過，也許我將在另一個機會說，每一個少女——也可以說是每一個青年人——都應該是一個圓滿。我說「應該」是已經指出我們得不到，我們不能維持一個永久的，甚至較長久的圓滿，因此我們才更加覺得生命的可愛。同樣的理由，阿真姐，豈不正是因為世界上有着缺陷，豈不正是因為有悲苦也有歡樂，或者是——有悲苦也應該有歡樂，我們才要活下去嗎？

現在我們且來更正，我們應該說：生命對於我們的朋友是一盞燈。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辰谿

方其樂

一千九百三十八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時光在不知中過去，人們是快樂的；假如你不曾爲了住屋的問題起過恐慌，那麼在上海，你便不會想到這個國度裏正進行着戰爭。生活是安逸的，到處是歌聲和來來去去的腳步聲，人們剛從火焰裏逃出來，人們就忘記了火焰會燒過自己的皮膚。在霞飛路一家啤酒店裏，在靠裏面的一張桌子旁邊坐着兩個人，我們不妨稱他們作某甲或某乙。他們安閒的坐着；時光在不知中過去了；他們既不等待什麼人，也沒有馬上要走的意思，他們很希望讓自己再陶醉一會。桌子上擺滿了空酒瓶，酒正帶着一種特別快感在他們胸口發酵。某乙用手支着頭，毫無意思的注視着玻璃版下面壓着的紙花。某甲的手指在桌面上畫着，接着他打了一個呵欠。

「你認識方其樂嗎，先生？」

（甲先生直起來身體。）

「你不認識方其樂嗎？」

我說這是可能的，因為除了固定的那幾個人外，我們覺得他似乎另外沒有朋友。他的樣子絲毫都不古怪，他的身材並不高，也不算太低，一切都和我們平常人一樣。他在大學裏的時候是學的土木工程，他很安分的通過了他應修的學分。但這沒有關係，在中國，你知道一個專門會揮霍的少爺可以作國家銀行的董事，一個學採礦的他便只好跑到一家學校裏去作歷史教員。

（人們永遠喜歡弄錯，他們覺得這樣比較合理。）

方其樂自然也不是例外。他從大學裏畢業出來，他的證書和學位都不能幫助他，他在一家專門做投機營業的銀行裏謀到一個差事，他一年到頭在那裏摘錄，登記並且核

對，他和那些永不會走樣的數目字一樣過着生活。

他有沒有想到找一個更合乎理想的職業嗎？

我想他也許想到過找一個更合乎理想的職業，只是所有的門都向他關着，你讓他去敲哪一扇好呢？況且他所缺的就是活動能力。譬如這裏有兩個門，那方其樂走的——他走的一定是開着的一個。他一直在那銀行的寫字間呆了下來，他的收入自然並不豐富。他已經討了太太，他們生了一個孩子；他有一個母親。他們清苦的過着日子，他們並不窘迫。他很有節制的喫一點酒，他從來沒有醉過。有時候，當他高興的時候，他偶然也打幾圈牌。

生活在方其樂是固定的，沒有變化的，他安分的做着一個母親的兒子，一個太太的丈夫，一個兒子的父親。從這裏你似乎可以看到一種宿命。

然而這時候，方其樂正安分的做着一個母親的兒子，一個太太的丈夫，一個兒子的父親的時候，「八·一三」來了。方其樂沒有想到戰爭，他似乎連懷疑的工夫都沒有過。

他辦事的那家銀行——他們怎麼能知道會打仗呢，他們大量的投資於公債和兵險，他們很聰明的自以為做着了一筆生意。大砲一響他們當然便關起門來了，從那時起他們就沒有開過，三個月的戰爭早已把那銀行打得無影無踪，人們也再沒有聽到過他們的消息。

牆上的掛鐘衰老的莊嚴的發着聲音，「滴答！滴答！」指着九點一刻，座位的大半都空起來了。乙先生點上一支香煙，——現在他已經不再用手支住頭，自然也不再去看紙花，他從新取了一個姿勢，你可以想到當初「無憂王」就會這樣坐過。他把脊梁靠住椅背。

「那麼當打仗的時候他作什麼事呢？」

甲先生拿着酒瓶，正斟出最後一滴。聽見許久都沈默着的乙先生說話他有一點喫驚，或者是摸不着頭腦。

「誰作什麼事？」

「你的方其樂？」

「哦，方其樂！」

甲先生臉上抱歉似的現出微笑。

「方其樂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在白天，他在家裏聽着從閩北或是浦東送來的砲聲，一面翻一翻報紙；到了晚上，中國飛機遠遠的飛過來了，他遠遠的就聽出是中國飛機，於是他爬上曬臺，眺望着日本軍艦上發的信號，火球一簇一簇的向空中飛動着。他在那里守候一會。

甲先生放下酒瓶。乙先生仍舊回復到先前的姿勢，他朝着某甲吐出一串煙圈。

「你不覺得你的方其樂無用嗎？」

「那就請說一個有用的看吧？」

某甲似乎很有把握的向某乙瞅了一眼。掛鐘滴答滴答的響着。他們暫時似乎

沒有話了。乙先生動了一下，接着他又動了一下。

「我的意思是說，他在那時候很可以作一點事。」

那時候幾乎是全國都陷入混亂狀態，方其樂沒有作事。三個月以後砲聲漸漸的遠了，人們開始從狂熱和興奮中冷靜下來，人們開始——而且能夠想。方其樂也開始想，他是一個母親的兒子，一個太太的丈夫，一個兒子的父親，首先他必須考慮到以後他們將怎樣生活。於是他感到——自從他在大學裏畢了業之後——他第二次感到職業的煩惱。上海是沒有辦法的；方其樂曾經學過怎樣造一座水泥鋼骨的橋或是鐵橋，怎樣建築一座小規模的工廠和在六十度的斜面上開一段路，他決定到南昌去試一試，如果在那裏找不到機會，他準備再到漢口。

我們在東方飯店開了一個房間，從曬臺上可以望跑馬廳；方其樂要走了，在大學裏學土木工程，並且得過學位，不得意的在一家小銀行的寫字間裏蟄伏了好幾年的方其

樂要離開上海了，他要盡自己的才能去作一點事，大家是快樂的。房間裏充滿了煙霧，熱鬧、歡樂和笑聲。大家打着牌，吸着煙，決定陪伴着方其樂直到天亮，然後和他一齊趕到碼頭。

方其樂拿着一副萬子平和。

「假如你放倒老方，」一個說，「你就一帆風順。」

「讓我送他幾個盤纏！」另一個放出一張冷牌。

「將來你在那里可以教他們怎樣建築一條牢固戰壕，」第三個說。

方其樂卻想着他的母親、太太和兒子，他將讓他們住到鄉下，至少是一個理想的內地的小城裏，主要的自然是從此他自己可以活動活動，他可以到另一個比較生疏的好像他好多年來就渴望着的地方換一種生活方式。大家不斷的談論着，誰也沒有想到外面起了大風。第二天船沒有開。颶風整整吹了兩天，等到方其樂趕到碼頭，他僅僅能從後面看見船開出去時鼓起的浪花。

有時候你會覺得自然常常喜歡和人開一個玩笑；方其樂長久沒有遠行，第一次他就碰着了這種晦氣。一陣掃興；人們在掃興之後往往喜歡往細處著想。方其樂覺得即使到了南昌也沒有什麼把握，他決定暫時仍舊留在上海。時光又在不知中過去了，到了春天，方其樂打定主意逕去漢口，人們已經像拆了巢的鳥兒似的以那里作為中心向周圍活動。然而人類的的生活是這樣麻煩，人們往往容易被一些意外的瑣碎事情絆住，因此人們又不得不在一個住慣了的地方就擱下來。方其樂的孩子在這個時候病了。方其樂的孩子出起痧子來了。接着是漢口的形勢彷彿不十分好，日本人正像毫無阻擋的蛇似的一直竄向河南平原，他——方其樂是一個母親的兒子，一個太太的丈夫，一個兒子的父親，他覺得他們的將來，他們的命運完全繫在他一個人肩上，假如他萬一有什麼不測，假如他恰恰逢着漢口的陷落，他顧慮到留在上海的他們——兩個女人和一個孩子，因此他有一點躊躇。

於是兩個月又過去了。有一天早晨我接到一個電話，方其樂的電話，他通知我他當

天就要離開上海。這一回他是下了決心走的，他已經在暗中辦妥了各種手續。

「定規要走了嗎？」

我在電話上問他。

「定規要走了！」

他在電話裏回答着我，一面匆忙的放下了聽筒，你會以為彷彿有什麼東西追趕着他，或者他在追趕什麼東西。三小時以後有一個人被殺死了，當海關的大鐘指着十一點，人們正在外灘碼頭等候着轉到大船上去的渡船，忽然槍聲響了。人們登時起了一陣紛亂；在紛亂中有一個人——一個並不高也不十分低的男子倒下去。捕房裏有一個檢查，他們從死者的皮包裏查出一張到香港的船票，一張經過安南的護照，一張某種駐滬機關致昆明公路局的介紹文件。

這是方其樂！

一個水兵和一個白俄妓女走進來了，某甲停止了他的敘述，現在我們已經從他們的臉上看出來，某甲的天性大概傾向單純，或者更恰當些說是喜歡開玩笑的；某乙則很少發言，我們說他是有一點「憂鬱」。

「你覺得方其樂是不是和政治方面有什麼關係？」他就心的望着某甲。

「不，不，」甲先生說，「一點沒有！」

「那麼你真認識方其樂嗎？」

甲先生喝乾了酒杯，他深深的透了一口氣。

「隔了幾天我到方其樂家裏去，」他放下杯子道：「他的太太出去了，只有他的母親在家。老太太獨自坐在窗戶下面，旁邊——離開她的腳大概有三尺來光景的地方站着一匹缺了頭的木馬。當她看見我的時候，我說不出那是快樂還是悲哀，她的頭和嘴唇都動彈着，『他出去的時候，』她說着時茫然向旁邊看了一眼，她自己

並不轉動。『他出去的時候，』她又說了遍，『他出去的時候……就像他剛出門一樣。』接着她的遲鈍的眼裏掉下兩顆大淚。」

乙先生有一點惆悵。

「你似乎有意替方其樂安排一顆流彈，」他說。

「這裡有許多人在等待流彈。」甲先生回答。

掛鐘滴答滴答的響着，時光在不知中過去，另一個水兵和另一個妓女走進來了。乙先生不說話；乙先生想着，一面用力吸煙，好像是思索某種不能解決的問題。忽然間，乙先生忽然間如有所悟，他的嘴慢慢的向某甲湊過去。

「我似乎剛剛還和方其樂喫了一次酒，老兄？」

他眯了眯眼睛。甲先生向他做了一個鬼臉。

「我倒和他講了一個故事！」

於是他們拿起帽子，他們大笑着拿起帽子；他們大笑着從啤酒酒店裏走出來。夜已

經深了，人們已經回到家裏，有的也正要回到家裏去了。生活是安逸的，他們無所牽掛；他們爲什麼要煩惱自己呢？砲聲和死亡都離開他們這樣遙遠。他們沿了空闊起來的霞飛路走着，輕風吹着樹木沙沙的發出響聲。

一九三九，五，十八日



故事集

「是一個夏天的下午，」

「爲什麼總是『一個下午？』」

這理由我自己也不十分確切知道，但是你豈不覺得——好像隱隱中有這一條法則——你豈不覺得有許多事情是喜歡發生在下午的嗎？天氣是很熱的；蟬不住的噪着；在公園里，在五棵柳樹下面放着五把椅子；五把椅子上坐着五個不同相貌的人；一個有着鬍子的；一個戴着太陽眼鏡的；一個紅臉的；一個麻臉的；還有一個是青臉的。五個人拿着五把不同的扇子。

我們似乎永遠只有一個真理，當夏天來時我們便開始懷念冬天。

「呵，呵！講一個故事吧？」紅臉的先生打着呵欠說。

有鬚子的先生搖了搖扇子。

「曾有甲、乙、丙三個人。」

有鬚子的先生開始講；他又搖了搖扇子。顯然他年紀最大，在衆人中也最有智慧，他不再說下去了。

「怎麼辦呢？」

四種不同的眼色向他望着。他第三次搖了搖扇子。

「假如你們要想聽完，」他說，「你們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

他的條件是每一個人都得講一個故事。四個人搖着四把扇子，他們終於答應了。

「曾有甲、乙、丙三個人，」有鬚子的先生咳了一聲。「某甲說某乙爲人謙和；某丙則以爲某乙傲慢。」

「其實某乙到底是只有一個人，他永遠覺得他對人家太好而人家對他太不好。」有鬚子的先生的故事完了，好像我們小的時候聽「一隻老鼠在地上跑着，兩隻老

鼠在地上跑着……」第二個——戴着太陽眼鏡的先生說：

「我要講的是文學家先生在報紙上發表日記。那時候正在打仗，文學家一下子就

和許多大官們成了朋友。在報紙上寫着日記，自然的，我們都知道讀者喜歡看——看作家

的『羅曼司』，卻不喜歡這種大派頭。

「——請把『光榮』少出賣一點吧，先生？」

「讀者終於忍不住這樣說了。文學家先生自己倒很得意。

「——噲，他說：『光榮』是我的地位，發表日記正是『天真』。」

「讀者找不見；他哪里會知道『天真』早已賣掉，而『光榮』也會逃難？」

「我有一個同鄉，」紅臉的先生說。「的確是一個同鄉，剛從海外回來，我們見面，他

問我喜歡哪一個國家。

「喜歡哪一個國家？在外國住了幾年的人總有這種脾氣。我說，我回答他：喜歡中國。」

「他輕蔑的瞅着我。他勸我到外國去走一趟，說是住的久了，便會覺得一樣；一樣會

覺得歡喜。

「我則只好默然。沒有一句話可說，因為你們知道，這位先生據說是連中國話都忘了的；他既不是什麼國際主義者，我也不是所謂國家社會黨。」

麻臉的先生說：

「有一種人，大家大概都曾經見過：當別人路見不平，他便在旁邊看，稱那人為好漢；過後又在肚子裏暗笑，罵那人是馱子。」

「他所尊奉的大道理只有一樣，就是對於自己沒有利益的事情自己決不動手；因此別人看他不出。把他當成好人。」

「所謂『好人』，有時候也要『喫癩』。」

「——來呀，諸位，你們都請過來，大家評一評理看！」

「那時他希望大家都來幫忙，也這樣喊了。假如沒有人應，大家都像他一樣站在旁邊看，他便罵他們『沒有人氣。』」

現在輪到第五個人，他一個人在那里已經想了很久了。四種不同的眼色都望着他。

「在很久很久以前，」他說，「曾經有一個國家；這國家沒有留下任何記載，她早已從世界上消滅，即使是發掘小亞細亞的攷古家也再找不到他們的蹤跡。現在這個國家的事情我們只知道一件，一個傳說，有人曾向人們發出一個徵問：當世界上只賸下你一個人的時候你將怎樣。我們不妨假定賞額是五萬金鎊，另外，再加上一個國家學會的會員。我們也不妨假定那國家的人民都是哲學家，猶之乎後來的黑海旁邊的牧羊人一樣，他們坐着，他們思索着，在清澈的時時閃現着幻境的天空下面……」

青臉的先生動了一下。

「他們坐在閃現着幻境的天空下面。」

「第一種人想：我以爲人在生，所以人留戀着生；人覺得人在生，所以人可以勇敢的死……他們永遠沒有得到結論。」

「第二種人同時沈吟着想：當世界上只賸下我一個人的時候……他們想的和我

們現在的英雄們所想的差不多一樣，其價值抵不過一個一角錢的法幣。

「於是他們苦苦的繼續想着，不喫東西，也不喝水，漸漸的他們開始衰弱，他們開始死亡。直到後來，直到有一天只賸下那徵問者自己的時候，『呵，呵！』他忽然說，『拿來，拿來……金鎊！會員！』他成了這個國家裏最大的哲學家。但是他沒有爲勝利歡呼的力氣；沒有人給他金鎊，自然也沒有人頒給他會員，舉目一望，四周是一片荒野，在上面，在頭頂上，是閃現着幻象的清澈的天空。」

蟬在樹頂上噪着。大家一言不發。

「這些故事和我們都沒有關係是不是？」忽然有一個人問。

「我們沒有關係……」另一個人低聲回答。

天氣是熱的。五個不同相貌的人講完了五個不同的故事，在五棵樹下面，他們坐在五把椅子上搖着五把不同的扇子，接着他們打了五個呵欠。

同窗

我想不出對於我們長年作客的人還有什麼地方比我們童年朝夕遊息之處更加親切。譬如我們曾在私塾裏從一個先生受教，在我們鄉下的後園裏，在一座長年空寂的老屋裏，我們讀到「尙書。」我們都是小人物，我很難告訴你一個小人物當日心裏的悲哀和快樂。

你也許會毫不在意的說：

「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然而這里埋葬着我的大部分童年，我們得到的印象是這樣深刻，直到後來，直到我們當日的伙伴都作了父親，每當我們趁偶然之便經過這裏的鄉下，我們心裏仍舊充滿一種我們說不出的情感，首先我們要到这里來走一走。

這後園是大的，曲折的，它有許多年老的棗樹同別的樹木。我們來的時候必須繞過住宅的屋背，然後拐幾個彎，再走上一個土坡。我們每天從家裏到書房的路上是種着花的。到我們重來的時候，這些種着花的地方自然是連一點痕跡都沒有了，除了那些年老的棗樹顯得更老了一些，別的樹木也都伐去而代以從新長起的小樹了。農村的靜寂包圍着我們，一隻母雞在牆外叫着，一頭驢或小牛遠遠的叫着，我們看過各處地面，我們猜想到大概已經有好多日子沒有人到這裏來過，一種難言的悲哀，我們很想在這裏的地上睡一覺。

「過去了，這些都只生存在永恆的過去裏了。」

好像有一個聲音在塞着乾草的老屋的窗下這樣響着。我們想起和我們差不多大的徐家諭君，徐家訓君，羅啓昌君，童漢升表弟和比我們大十二歲的張永思君，比我們大十五歲的——先生的兒子——路超凡君，我們的同窗。

除了我們的學長，這些人我們大半都打過架的，那時候我們是七歲或是十歲。我們

的先生是一個瘦弱的，高身材的，有黑鬚子的老人，據說他後來餓死在家裏。說到這里我忽然聞到一種書香，那種用木板印的書的書香，硯臺在桌子上「昔達昔達」的發出響聲，還有幾隻蒼蠅也在靜寂中營營飛動，雖然那些聖賢的箴言我們早已忘記，到現在我們只記得「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了。

狄人伐廩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

我們在先生的督責下讀着這些經句，好像有這樣多悲傷，我們悽楚的不住用我們的童年號呼着，嗚咽着，或者，我們更恰當一點說，我們是在絕望中哀哭我們的不幸。那時候的天似乎特別長些，以至使我們從早晨起就等着晌午，剛剛喫過午飯，我們又等着晚

我們終於捱到了傍晚；我們的先生是喜歡在這時候到外面散步的；他終於從舊式的圈椅裏站起來了，這個瘦長的有黑鬍子的老人並且跟我們說了，等到他回來他要讓我們背書。

我說不出我們當時的快樂，當先生告訴我們他要出去走一走，當我們剛剛聽到這大赦命令的時候，大家忽然從令人沈睡的嗚咽中醒來，我們一齊盡着嗓子唸我們平常咒詛的「春秋傳」或「堯典」爲了使先生確信即使他不在我們也這樣用功。但是先生出門不久——我們約摸縱然喊破喉嚨他也不會聽見，這可怕的交響樂隊中的一個大喇叭突然停下來了，於是是第二隻，於是大家忽然都停下來了，整個書房裏便只聽見蒼蠅的營營和外面棗樹上烏鵲的叫聲。接着——我們的程序豈不正是這樣的嗎？後來人家稱作「渾世魔王」的徐家諭君發出一聲大吼，大家笑着，曬着，一溜煙跑出去了，像出了籠的鴿子似的飛到外面去了。人們爲什麼喜歡被關到老屋裏，「隰有荷華」和「狄

人伐那」和人們有什麼關係呢？大家是這樣自由，傍晚的風是這樣涼爽。再接着——這是可以想像到的，徐家訓君無意間向童漢升表弟拋了一塊瓦片，童漢升表弟則投過去一塊磚頭，再不然是徐家諭君說他家的小狗可以換一匹馬，羅啓昌君說牠抵不過他家的畫眉，大家起了爭執，這些未來的小家主們打起來了，於是童漢升先生哭了，羅啓昌先生哭了，盧汾先生接着也哭了。

正在這時候，遠遠的，在種着花的路上先生發出一聲咳嗽，好像一個咒語，羅啓昌先生也不哭了，童漢升先生也不哭了，盧汾先生也不哭了，大家回到書桌上，很快的抹乾了淚痕。

「子曰——額額……」

雖然這時候我們也許早已唸着「東門之楊，」我們仍舊一齊用比先前更高更大的聲音這樣喊，我們最熟識的還是這兩個字。

「這些事情也太長久了。」

這些事情是也太長久了。我的同窗們都已結婚生子，數年前我還聽說張永思先生的女兒就要出嫁。我們一年一年的在外面生活，五年，十年，十五年，我們從這一省到那一省，我們尋求什麼呢，我們又曾經獲得了什麼呢？我們當日一同挨過戒尺的，我們曾經打過無數回架的朋友們現在都有了鬍子，他們早已沒有先前的淘氣模樣，他們走起路來是穩重的，見了人都十分客氣，說話之前要先考慮一下，他們已經莊嚴的作了父親。

我們一年一年在外面生活的結果使我們至今還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我們沒有學得什麼「道」，自然也沒有憤而浮海。但是豈不正是因為這樣，豈不正因為是小人物我們才時常回想到過去的吗？當我們離開家鄉的最初幾年中，當我們在信上問過親故平安之後，我們也總問到那些後園裏的樹木和花草。

「麥門冬和龍舌蘭還放在原來的地方，還放在轉角那里嗎？」

我們等了很久，回信終於來了，家裏人告訴我們家裏正在鬧旱荒。

又一次我們想起蜀葵、番柿和鳳仙花。

「它們仍在老地方，在我們每天到書房去的路上，自己生長起來並且自己開花嗎？」這一次我們等得更久，家裏人僅僅簡單的告訴我們糧食的價格。

於是第三次，我們問起那些棗樹，在夏天，我們曾經在下面讀過書的，只有它們爲我們的童年留下一個「好的故事。」到了中秋節，先生和同學都回到家裏去了，後園裏再也沒有人走進來，這時候我們便爬到棗樹上，爬到那些老的好像在打盹的棗樹上去，攀援着那些連刺都沒有了的老枝，樹葉的一部分已經被打棗時打脫或自動的落了，空中充滿了秋天特有的香氣，天空是藍的，高的，耀眼的，陽光溫暖的照着闕無一人的院落，一點聲音都聽不見，於是我們冒了危險摘下最後一顆膽在枝上的棗；那種棗肉已變成淡青色，味道不是正甜，而是微微帶一點酸的棗，在許多年後我們回想起來我們的嘴裏似乎還留着的一種餘味。

然而我們的家裏人過於粗心，他們從來沒有注意到我們這種感情，除了照例的訴苦，他們告訴我們他們已經賣了青馬，接着他們又告訴我們他們賣掉了兩棵大樹。從此

又過了十年，我們的同窗——曾經和我們打過架的，曾經和我們一同挨過戒尺的童漢升表弟死了。

你能想出在鄉下還有比弔喪更容易遇見熟人的嗎？這一天的天氣是好的，秋季的陽光照着村野，雖然有許多人要爲死者的年青哀慟，但沒有關係的人仍舊說死者有福。我們在這里遇見徐家訓先生，他是來幫喪主的忙的，他已經在鄉下做了首事。

「盧汾，你回來的多麼湊巧呵！」

他笑着在弔喪的地方招呼了我們，接着他又覺得他說錯了話，他很快的改正自己。「誰能料到，」他嘆息着說，「他比我們都年輕。」

我們很快的就想過死者的一生。他的模樣是高的，瘦的，看起來像一隻鷺鷥，他說話是像開水鍋一樣的，據說他一生最大的特點就是饕餮。他喜歡喫一切人喜歡喫和不喜歡喫的東西，他永遠沒有發胖。當你想到這個人的死，你會覺得奇怪：

「他是爲什麼生的？」

這問題連死者自己在生前都沒有想過。他曾經在一家私立中學裏住過兩年，他甚麼都沒有學會，接着他回到家裏在父母監督之下管理田地，他開過粉房，並且不久以前他還預備再弄起一個糟房。他管理產業的成績不十分好，人家說他們的田地大半總是荒着，同時他卻以毆打那些偷莊稼的窮人出了名。

徐家訓先生說：

「十天以前我還在柏樹墳那邊碰見他；他和工人兩個，他們推了一車子瓜。」

我說：

「你們沒有談什麼嗎？」

「不；沒有。」

徐家訓先生臉上現出碰見童漢升表弟和他的長工推了一車子瓜的神情，他似乎有一點失望。

「我要拿兩隻來喫，他不答應。」

徐家訓先生是喜歡占小便宜的，其實你可以說所有的鄉下人都喜歡占小便宜並且小器。

我們穿過一個穿堂，然後走出後門，在池塘岸上的一棵柳樹下面坐下。池塘對面是一片楊樹小林，再過去便是田野，在我們左邊，幾隻母雞正在牆腳下搔撥。這池塘我們當初是和童漢升表弟在裏面洗過澡的。

「當初我們怎樣被我們的母親在脊梁上抹過一條黑灰！」

這是很自然的，我們因為一個童年時候的伙伴去世而聯想到別的朋友。在這裡我們自然要特別避免談起徐家訓先生的胞兄徐家諭先生，因為我們早已聽說他作下了許多大事。這位自幼就把精神貫注到鬥雞養狗的徐大爺是在我們分手後不久就結了婚的，他喫酒，行樂，決心在鄉下的無賴中間作一個領袖，因此暗中虧空了許多賬，他不得不喫糧了。這是他唯一會走的路。他在福建做了三年老總，打了一次敗仗，接着他就又回到家裏。他除了吹牛什麼都沒有學會，過去的行徑他自然是什麼也不願意忘記，不久他

就蕩盡了他父親分給他的一份產業。他和無賴們是有來往的，雖然他的膽子遠不像他吹的大，結果他仍舊——大概連他自己也沒有十分能弄明白——他仍舊做了一名不大高明的土匪。

現在我們來談張永思先生。我們對於這些人是這樣熟悉。張永思先生比我們大二歲，他是一個絕戶外祖的外孫，一個地主的獨子，這個有一雙大眼和像敷了粉的兩頰的愛打扮的鄉下美少年，他的又黑又大的髮辮曾經在各處戲場上惹起婦女們注目，因此，不消說他也有一切有着他這樣地位的人的驕傲。

這時候張永思先生是三十六歲。

「他近來還是像先前一樣愛修飾嗎？」

我問徐家訓先生。

「哦，不，不；人不是永遠年青的，一過了時候，便什麼都算完了。」

徐家訓先生望着遠處，望着樹林那面，他有一些感慨。他說張永思先生已經沒有聞

情打扮，並且他快要瞎了。

「今年春天，我從他們村莊上經過，『張永思，張永思！』我喊。他額上遮着一塊手巾，他竟不認識是我。」

「他近來的遭遇不十分好？」

「運氣這東西，」徐家訓先生做了一個無可如何的手勢，「我們誰都捉摸不到。」

也許我們可以看出一切人的結局，但是張永思先生，一個絕戶外祖的外孫，一個地主的獨子，他的遭遇卻完全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他接着他父親管理家務，徐家訓先生在這裡告訴我們：最初是戰爭銷耗了他的存糧，接着瘟疫又死了他的牲口，再接着他全家的人們害了一場大病，而對於這個地主的最大打擊是爲了地產的糾紛，他和他的鄰居打了五年官司。

現在我們怎樣想呢？張永思先生不再愛打扮，不再能引起年青的鄉下婦女們注目，接二連三的煩惱使他很快的老了，他的背開始顯出駝了，他的眼睛快要連舊日的朋友

都辨識不出來了。聽了這消息之後，我們有一時——短短的數分鐘的沈默。一羣灰的和白的鴿子正從曠野上飛回來，它們落到童漢升表弟家的大門頂上。我們想起有一點小器的，心裏常常懷着詭計的羅啓昌先生，他們家裏的人口比較多，他的境況比我們都壞一些。

「怎麼，你在火車上沒有看見他嗎？」

「在火車上。」

我們自然又沒有想到，羅啓昌先生是在火車上的，他這時候做了一名路警或是一名茶役，他自然有他的辦法，他每年能夠往家里寄一百塊錢，用這錢他可以買三畝地。

「那麼路超凡呢？」

我想起我們先生的兒子。路超凡先生是比我們大十五歲，他和我們的先生一樣瘦長，無力，我幾乎想說他們父子還一樣懶惰。

「他也和先生一樣在教書嗎？」

「他和先生一樣不在教書了。」

徐家訓先生說他們在八年前就分家，他們原來是並不富足的，路超凡先生分到一匹毛驢，一所小屋和三畝地。他父親的經書對於他沒有什麼幫助，正如對於他父親自己和我們沒有幫助一樣，他是既不能挑擔也不會耕耙。路超凡先生不久就賣了他的毛驢，接着他又賣了他的田地，又過了兩年，當他父親還活着，當他父親因為沒有館可坐而天天嚷着要喫肉的時候，他最後賣掉了小屋。

「他的兒女大概很多？」

「他有三個兒子。」

現在路超凡先生是什麼都沒有了，除了他的太太和三個兒子。他們已經在廟裏住了四年。他認為乞討這種事情是不很體面的，附近村莊上的人大半都認識他，因此他再也沒有別的事好做，他每天躺在鄉下的大樹下面，望着太陽昇起來，又望着太陽轉過去。你也許會覺得奇怪。

「他怎樣過日子的呢？」

我們至今還沒有從生理學上得到結論，但是無疑的一切窮人在他們未死之前他們都有一種神妙方法。

「我們的大學長，」徐家訓先生笑着說，「有一天夜里——他餓的大概是真受不住了——他到童漢升的地里去偷小麥。」

「他被捉住嗎？」

「他幾乎被吊到樹上。」

徐家訓先生當作一件趣聞結束了他的敘述，我們深深感到一種傷痛，張永思的眼睛快要瞎了，徐家諭做了一個無名土匪，路超凡早已賣完了他的產業，我們不要再往下問了。在大門外面，樂工吹奏着午祭的哀歌，童漢升表弟的年青的太太正在靈堂裏為她的將來哀哭。

這時候有一條狗從後門逃出來，廚房的下手拿了一根劈柴在後面追着，它乘着廚

子不注意的當兒銜了一塊肉。

「要開飯了罷？」

徐家訓先生站起來問那廚房下手。爲了驅遣這些不幸消息，我們於是換了一個題目。

「你還記得嗎，徐家訓，你還記得當先生午睡的時候我們是怎樣欺騙他嗎？」

「欺騙他嗎？」徐家訓先生有一點驚訝。

「當你背到『晉人弗與』你跳過了一段？」

徐家訓先生的臉很快的紅了，他自然早已忘了。這個慳吝的，喜歡占小便宜的陰毒人物，他和徐家諭先生恰恰相反，他希望能把無論別人的什麼東西都弄到自己手裏，他以舞弊和高利貸維持他的家聲。現在我們當日的伙伴的眼眇上已經有很多皺紋，他已經胖胖的，模樣已經很像一個鄉紳。

鴿 鵝

隔壁鄰人的大鐘緩緩響着，像一個持重的老人擊着一下，兩下，一直擊完了八下，孔伯達先生才從桌面上擡起頭來，開始在房子裏用他的晚餐——一塊麵包。這房子——孔伯達的房子——是在三層樓上。房子的一端擺着一架鐵牀，房子的另一端放着一個衣櫥，在中間，在窗戶下面是一張小桌。這就是孔伯達剛剛從上面擡起頭來的那張小桌。在桌子右首，在一疊書上，放着一杯開水。燈在窗下亮着；夜氣徐徐的流進來，從窗戶裏可以望見聳立在暗中的教堂的圓頂。

夜晚是平靜的，遠遠的時斷時續的送來低語。孔伯達大口的咬了一口麵包。

他嘆息着說：

「又是一天！」

這時候有人在門上敲了兩下。

「進來。」

孔伯達是一個異常瘦小的人物；孔伯達大約是三十六歲，但看起來你會以為他至少有四十五歲了。他有一個隆起的前額，人家說是思想家的前額，一個尖尖的下頰，一雙小的，熠熠的耀着智慧之光的眼睛。應着孔伯達進來的卻恰恰相反，他是一個大的，方肩膀，一個臉上生着酒糟疙疸的男子。

他一走進來就滿腔歡喜。

「你還好啊，孔伯達？」他叫着。

孔伯達向他瞥了一眼。孔伯達有什麼不好呢，孔伯達把自己關在小屋裏，他很久以來就和別人斷絕了來往，他長久沒有和別人交談過了。當然的，他沒有想到這時候有人會來看他，他的臉上露出一點驚異，你可以說是當初人類還沒有十分開化，人們還相信鬼怪，人們望着曠野上來往着的幢幢黑影的那種驚異。

「你也好，趙方亮。」

孔伯達不解的繼續望着他的客人，他並不站起來。他的客人則打量着房子，就是說趙方亮先生打量着房子。

「我沒有想到你會住到這種地方，你看這牆頭……」

孔伯達沒有說話。

趙方亮似乎有一種特別趣味，他繼續打量房子。這房子大約是九尺長，六尺來寬，糊牆壁的花紙已經變了顏色，那些青鬱金香花變成黃色的了。除了孔伯達坐着的椅子他沒有看見第二把椅子。

他皺着幾乎要交起來的濃大的眉。

「真奇怪，」他坐在牀上說，「你住到這種地方。」

「它離開地面遠了一些。」

「你不覺得它離開世界也遠了一些嗎？」

孔伯達嚼着麵包，他一面拿起杯子來喝了一口開水。現在趙方亮不再歡喜了，趙方亮憐恤的望着孔伯達。

「你是有主張的。」

孔伯達是有主張的，爲了求得心境上的寧靜，他把自己關鎖起來，他從小樓上望着窗外聳立着的教堂的尖頂，每天以麵包和水度日。他沒有野心，因此他也不被野心愚弄。

「你不知道，孔伯達。」

孔伯達自然不知道趙方亮有時候會嫉妬他，他有兩個禮拜沒有下樓了，他和他所有的朋友斷絕了交往，他忘記了他們，但是現在他忽然想起一個人，他偵察的向趙方亮瞟了一眼。

「你的太太還好嗎？」

趙方亮的太太還好嗎？這個大的，方肩膀的趙方亮窘住了，他彷彿碰着他最不願意聽見的事，他的滿是酒糟疙疸的臉，他的原是赤紅的臉很快的更加紅了。他們大家不約

而同的想起趙方亮太太，她像一個真正的上流社會中的太太一樣打扮着自己，她的頭髮是那樣的向後面梳着，她走路的時候，她的每一舉步都那樣注意，使得他們——孔伯達先生和趙方亮先生——覺得自己是這樣不幸。她每天從這一個支配着一個小團體的辦公室走到那一個私人客廳，又從私人客廳到另外一個辦公室，她永遠在交際場中活動着，永遠用輕巧的脚步遶過那些花壇，她是忙的，她彷彿操縱着一個世界。她把笑聲，她把最好聽的話送給別人，同時她把最醜的留到自己家裏。她永遠得不到滿足，她不能不過問家庭的幸福；剛才她還和趙方亮先生吵了一架。

他們都沈默着，好像都爲了趙方亮太太沈默着似的，孔伯達費力的嚼着麵包，趙方亮憂愁的撫摩着右頤上一顆酒糟疙疸。

趙方亮說：

「女人這東西你怎樣解釋？」

孔伯達說：

「從前我有一個朋友，他把女人分成兩類——

一種，是生成專爲了××的；

另一種只能去愛。」

「孔伯達！」

趙方亮大聲喊。孔伯達沒有理他；孔伯達望着窗外，望着聳立在暗中的教堂的尖頂；他又咬了一口麵包。

「你怎麼用這話來挖苦我呢？」

這意見並不新鮮；這是在未結婚之前的趙方亮先生主張過的，那時候他還是自由的，他還以爲自己是一個英雄。

「現在，」他說，「現在我爲了聽聽你的意見，我特地跑來看你。」

孔伯達回過頭來，他倒先要聽一聽趙方亮現在的意見。

「問嗎？」

這位紅着臉的趙方亮先生有一點喫驚，現在他要出汗了。他低着頭想了一下，他沒有捉摸住孔伯達的意思，他必須細想一下。當然的，他以為女人應該回到家庭裏去，她們最好的地位是像解放以前一樣，她們應該守住自己的命運，最好自然是讓她們成為丈夫的內助，假如不能成為內助那麼她們就做財產。

「可是她們不要再作財產？」

「我是說她們應該。」

「你想想的多麼奇怪呀，趙方亮！」

孔伯達用手敲着桌子。

「假如我記得不錯，」他說，「你有一個時候似乎還做過官？」

「你知道那完全是我的太太主張。」

「你後來還做了兩年教授？」

趙方亮把眼睛移到旁邊，他轉而去研究那在窗下亮着的燈。

「因為那學校裏的院長太太和她朋友。」

「並且你還在內地一家省銀行裏耽過？」

「我要知道的是你對於女人的意見，孔伯達，」趙方亮望着孔伯達費力的嚥下最後一口麵包。「你問這些話不是絲毫都沒有關係嗎？」

現在他不嫉妬孔伯達了，他不再嫉妬這個從窗戶裏望着聳立在空中的教堂的尖頂的孑然一身的孔伯達了。他已經出門太久。他想起他的家，他們的客廳，他們的沙發，他的太太，就是剛剛和他吵過架來的太太。她把家裏收拾得井井有條。他在這裏有什麼意思呢？他的肚子裏咕咕的響着；他看了看表。

趙方亮看了看表。

「我問這些話有關係的。」

孔伯達從杯子裏喝了一口水。他的意見和趙方亮等待的恰恰相反，他說女人常常是男人的靈魂；當人們剛剛愛上，當他們剛剛敢一同在公園裏走的時候，男人就成了女

人的附屬品，他像一朵花一樣成了女人衣襟上的，或是鬢髮上的裝飾。

趙方亮從牀上站起來，他再也坐不下去了。他拉開門，可是又不馬上出去。

「你以為我是一朵花嗎？」

這個大的，方肩膀的趙方亮忽然有了一種新的力量；他以為他和孔伯達曾經一樣，他們都愛過「自由」，他們都同情「神聖」的勞工。而這一同情，他反而又不要走了，他握着門上的把手，似乎在等待孔伯達的回答。孔伯達卻疲倦了，也許是被趙方亮弄得疲倦起來了，他低下頭去，望着自己的腳說：

「我並不以為你是。」

趙方亮現在可以放心回家。孔伯達聽着他下樓去的步聲，他仍舊毫不動彈的坐着。——這些人，」他嘆息，「他們永遠不讓人家安靜！」

燈在窗下亮着，夜氣徐徐的送進來，連先前的輕語也消失了，彷彿在深沈的靜寂中淹沒了。孔伯達飲盡了杯子裏賸餘的開水，他從桌子上拿起一本書，一本掃葉山房的南

華經。莊子曰：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徬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

一九三九，四，二九。



殘 燭

風不住的呻吟着，帶了荒冷的沙沙聲在門外徘徊。所有的人都在他們的家裏，所有的生物都已躲入巢穴。這時候是一個冬夜，一個將近三點鐘的早晨，一隻雄雞遠遠的唱着，接着是另一隻較近一點的雄雞唱着。

「咯咯」門不住的發出聲音。

我們的朋友——譬如我們曾有一面之雅的孔伯達先生，我們已經長久沒有看見他了。

「孔伯達改變了嗎？」

我怎麼能回答你孔伯達是改變了還是沒有改變了呢？我只能說這是一個悲劇，一種不幸。當另一個我們熟識的朋友——當趙方亮先生看過他之後，孔伯達在三層樓上

望着窗外教堂的尖頂，不久戰爭就爆發了。孔伯達到內地跑了一趟，他看了幾個朋友，也看見仍舊在政治上存在着的不少黑幕。孔伯達太純潔，我們也許可以說孔伯達過於理想，在他的心裏是容納不下一個污點，甚至一粒灰塵的。接着孔伯達又回到上海，從此沒有人能看見他了。

孔伯達在近郊租了一間平房，住在工人、洗衣婦以及從內地逃來的難民之間。一句話，是住在所謂「一切都市的渣滓」中間。這地方是湫隘、污穢、卑賤，在那些牆壁上時常出現一隻烏龜或是用拙劣的字體寫着「阿二十骨頭」的泥濘的小巷裏，一到了晚上便看不見一絲光亮，沒有人想起爲它裝上路燈，空中到處都是從河浜裏蒸發出來的臭氣。一個二十世紀的詩人將會說——

孩子的號哭；

悲痛的靜寂；

絕望時的嘆息：

在這裡

死和瘟疫的國土。

孔伯達所住的就是這種地方，我不敢說一定是爲了與衆人同受上帝咒詛，因爲即使他的鄰居也很少能看見他。

孔伯達先生坐在屋角裏；孔伯達先生從昨天晚上起就一直坐着，八點，九點，現在是早晨三點鐘，孔伯達是既不能睡覺也不能安心作事。假如我們不會因爲一個名詞而被譏彈，我們便說孔伯達先生——這個簡單的，不大實際的靈魂正和外面的風聲一樣在呻吟着，不住的在痛苦中徘徊。

他好像是在等待——他等待的是什麼嗎？

不，我們不知道。也許我將來有一個機會，我將會說明一個五百年前的大人物——

他曾經信仰，曾經愛人，曾經進取——而在二十世紀他是怎樣渺不足道，他努力的結果僅僅作成了他信仰的祭禮。現在是三點鐘，一個早晨的三點鐘，蠟燭在一個空虛，寒冷，污穢，靜寂，在一個近郊的小屋裏，在一隻小桌上亮着，這已經是點過的第二支了。

「咯咯！」門仍舊發出聲音。

孔伯達先生從深沈的沈默中擡起頭來。孔伯達的嘴唇動着。孔伯達的兩頰——我們看見——是下陷了的，他的眼睛乾燥的在閃灼的燭光中發光。這時候——就在孔伯達擡起頭來的時候，門在他的幻想中開了，同時一個人出現在他前面，我們應該說一個幻象——一個鬼魂。孔伯達走過來了。

孔伯達並不恐怖，相反的他臉上恰恰現出了喜色

「阿末，是你嗎？」

孔伯達自言自語的這樣問。那鬼魂——我們權且也叫他作孔伯達先生的舊雨阿末——阿末好像病了。阿末低着頭慢慢的曳了脚步進來，亂髮覆着的額上，他的原是

秀潤了青春的血色的臉這時是石一般蒼白。

「那末當真是有一點不舒服了？」

孔伯達的眼睛，一閃都不閃的注視着阿未。一直走過來了的阿未，是什麼也不說的便坐下去，把頭放到孔伯達的膝上。

孔伯達伸過手去捫着阿未的額。

「你看這樣發燙，」孔伯達審慎的觀察着阿未。「看起來到底是有點什麼了。你知道這是瞞不過我的。」

阿未埋下眼睛毫不動彈；阿未自然是瞞不過孔伯達，他用手指了指胸膛。遠遠的大概是豆腐房的驢子叫起來了。阿未也終於所答非所問的說了，其實倒不如說孔伯達的心這樣說了。

「你一直坐着的嗎，先生？」

孔伯達有些茫然。

「我問你是一直坐着的嗎？」

因爲得不到回答，阿未第二次又這樣喊。孔伯達望着阿未的暴躁模樣，心里覺得青年人有幾分可笑。

「是的，是這樣的，總是這樣的。」

孔伯達頻頻的點着頭。阿未在他的膝上轉側了一下，擡起大而黑的眼睛，憤忿的說：「那麼你還一點都不知道？」

孔伯達想，孔伯達知道些什麼呢？孔伯達住在又黑又小又齷齪的小屋裏，住在一切都市的渣滓中間，對面牆上畫着一隻烏龜，小工和難民是他的鄰居，他是難民和小工的鄰居，一個月，兩個月……忽然間阿未好像是他的一個學生，從前他以爲他什麼都懂，現在他什麼都不懂，剛才還覺得青年人可笑的孔伯達的眼裏這時候大而又熱的落下兩顆淚珠來了。

阿未似乎全不在意，只顧自己在那裏說。

「你一天到頭坐着，人們卻在那里受苦！」

「人們都在受苦。」

孔伯達彈抖着，喃喃的這樣回答。

「你知道有人在敵兵未到之前逃走了。」

「逃走了？」

「他們上午還在大會上向人民宣誓，並且也教人們向他們宣誓，他們說：誓死守土，與城俱亡。但是到了夜裏——」

「也許是因爲——」

孔伯達困難的吐出這幾個字；阿未卻不讓他有發表「也許」的從容機會。

「你知道，先生，」阿未稍稍提高了聲音說。「他們並且還捲走了百姓的捐款。」

「那麼怎麼辦呢？」

「他們逃到上海，他們在上海組織了一個賭窩。」

「一個賭窩嗎？」

孔伯達憎惡的皺着眉。

「而且，」阿未像害了熱病的轉動着說，那些曾經向國家宣誓「廉潔」的先生還誘騙了幾個少女。她們是家鄉失陷的時候逃出來的，她們在一個後方醫院裏服務，他們向上級機關造謠，他們控告她們行爲不端，因此她們就不幸落到「廉潔」的他們手裏，同時也就等於落入狼嘴裏了。

孔伯達以爲阿未是受了家鄉陷落的刺戟；阿未是既沒有母親也沒有父親，在世界上他只是孤獨的——正如這字面所示的意思一樣——他只是孤獨的活着。孔伯達替他感到悲哀。

「你太興奮了，孩子。」

他輕輕的撫摩着阿未的頭髮。

「不，不，」阿未擺脫了孔伯達的手說。「當游擊隊收復了那個城的時候，先生，這完

全是事實，他們又回去從新做官，他們誣陷他們的仇敵是漢奸，他們搜刮了錢，並且鎗斃了人。」

說到這里，阿未聳動着肩膀哭起來了，同時淚大珠大珠的滾到孔伯達臉上，孔伯達先生也哭起來了。

他們究竟哭過了幾時，現在活在世上的人都不知道，我們也不知道。時光慢慢的拖着脚步，灰色的黎明的光照到窗上，風不知幾時住了。

「哭有什麼用呢？」

哭完了的孔伯達終於這樣說。

「先生是一點也不同情她們的嗎？」

阿未——孔伯達的鬼魂疲倦的站起來，接着孔伯達自己也站起來。

「不；我當孩子的時候，當你這樣大的時候，也同情的；可是現在……」

孔伯達從桌子上拿起燭臺，預備送走他的客人，這時候他想起列寧，一個被貴族及

資產階級咒詛過，同時也被小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咒詛過的人，因為他殺人，他不讓他們繼續犯罪和剝削，孔伯達曾經抱着輕蔑與厭惡之心看過關於他的一本傳記，然而即使這樣人也懷着大悲苦之心。

「可是現在……」

孔伯達想到他的心是同鋼鐵一樣冷，他不自主的發出一陣戰慄，現在正是他，正是呼籲過以愛拯救人類的孔伯達卻以為中國需要更多的鎗彈，似乎是較之射擊敵人應該更多的，簡直可以說是無量數的鎗彈。血腥從他的心裏湧上來，戰慄通過他的全身，蠟燭從燭臺上跌下去，清楚的在地上發出一聲響聲。

一九三九，五，三，初稿。

